

前 言

在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，为了帮助读者了解生动具体的阶级斗争的历史，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，树立坚定的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，继“从奴隶到主人”以后，我们又编辑了这本家史《永记血泪仇》。

《永记血泪仇》是一本我省兄弟民族中的贫苦农、牧民对旧社会的控诉书。他们以自己亲身的遭遇，控诉了封建统治者的罪恶，歌颂了解放后的幸福生活，也表达了兄弟民族在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。

《永记血泪仇》是一本生动而具体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活教材。我们相信，广大出身于旧社会的劳动人民读了它，会想起旧社会的苦，进一步提高阶级觉悟，增强劳动积极性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；在新社会成长起来的广大青年读了它，能具体而深刻地了解旧社会贫苦农民、牧民和其它劳动者受压迫、受剥削的悲惨遭遇。从而更加热爱党、热爱毛主席、热爱社会主义，积极地投入到阶级斗争、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三大革命运动中去，为社会主义革命贡献出自己的力量。

编者

1965年2月

目 录

永記血泪仇.....	杨文林(1)
祖孙三辈.....	郑 重(12)
在苦难的日子里.....	(24)
孕不藏.....	(31)
血泪债.....	王 哲(41)

永記血泪仇

——出席甘肅省貧下中農代表會議代表馬玉蘭的血泪史

楊文林

我接受了一項光榮的任務：抄清幾份貧農代表的材料。在臨夏黃泥灣公社貧農代表馬玉蘭的材料封頁上，有幾行直書的小字，批注了下面的一段話：

“馬玉蘭的個人出身究竟填甚麼合適？她六歲上就被地主買去當丫環，燒紅的火筍戳過她，三環鞭子打過她，解放後她才翻了身。按說，應該填為‘丫環’，可是馬玉蘭是被地主階級逼得家破人亡，又被地主階級用一塊大洋買進黑大門的，要不是解放，她活着走不出地主的門，只有折磨死後填進天井的一條路。籠統地填做‘丫環’不能說明馬玉蘭的階級苦、階級仇。看來，還是按原材料填為‘貧農’合適。馬玉蘭就是屬於這個苦大仇深的階級。她是舊社會的奴隸，新社會的主人！”

這段話是誰批注的？沒有署名。我想：“一定是哪位同志看過材料後，在激動的心情下寫的！”我急切地翻開了材料，材料的題目是“馬玉蘭的血泪史”。從紙張已經破舊和印有很多指紋痕跡的情況看來，這份材料一級一級往上送，

已有很多同志看过它。我也怀着激动的心情读起来。

材料是马玉兰自己的诉述。读着，读着，我仿佛看见了马玉兰的血泪，一条狠毒的鞭子，正向一个六岁的孩子身上抽下来。我好象听见了马玉兰的哭声……

我叫马玉兰。我原本不是黄泥湾人，我的老家在山丹。过去，老百姓把张掖、山丹一带都叫“凉州”，都说凉州的姑娘便宜，人贩子们常到凉州一带来拾命。不是凉州的姑娘便宜，凉州姑娘也是娘老子心上的肉。只因为凉州地方一年荒旱，就有多少穷人走头无路，娘老子不忍儿女活活饿死，才挖心掏肉地让儿女去逃一条活路。我六岁的那年，因交不起地主的租，地主就把我的阿爸卖了壮丁顶了租。我那时年纪还小，不知道害了我一家的那地主贼他姓啥叫啥，可是他抓走阿爸的情景，象刀刀刻在我的心上，一辈子也忘不下。当时，另一家有錢的富汉交过了包得滿滿的一手巾銀圓，乡丁们就绳捆索綁地拉走了我的阿爸。阿妈餓病在炕上，呼天哭地跌下炕沿，爬在门坎上拉扯阿爸，阿爸临走哭喊着说：“娃娃妈呀，我这一去怕再回不来，我顾不上你了，你们娘俩去逃一条活路吧！”阿妈哭得晕死了。第二天，愚弄我的一个抽大烟的伯父做主，又从阿妈怀里抢走了我。把我卖了多少錢我不知道，只记得他一条胳膊挟起我，从房门口回转头去，将一块銀圓甩向阿妈身上。这是在割阿妈身上的肉啊，阿妈的手抖着，抓起那块銀圓，连扑带爬地向门外头赶。哭喊着：“我要我的尕兰，我不要你们这亏心錢呀！尕

兰啊，尕兰！我的娃儿呀，你不要去！……”阿妈的声音渐渐地离我远了，听不清了，听不见了。可是这二十多年哪！只要我一阖眼睛，我就又听见我的阿妈在叫我哩：“尕兰啊，尕兰！我的娃儿呀，你不要去！……”

人贩子把我领到了临夏城，又从临夏领到黄泥湾，卖给了恶霸地主马良家。马良家的大门和卖我的那贼地主家的一样，也是黑的。门上蹲着石头狮子，拴着大狗，我害怕得不敢往里走。“我要找阿妈！”我哭喊着拼命往回跑，跑呀，跑呀，突然人贩子一把抓住了我的头发，提起来抛进了大门。从此，我就进了吃人的虎口。

我走进马良家的那天，已是晚上了。马良传出话来说：“今晚上叫睡觉去，明天再教规矩。”管家就把我拖进了环睡的一间厢房里。房里有位阿姐，身材和我的阿妈一般高，戴着盖头，围着围裙，她是给马良家做饭的。阿姐等管家出去后，赶紧插上了门栓，回身把我抱起来，亲着我的脸，淌着眼泪说：“呼达①不睁眼哪，一个阿妈怀里的尕丫头，遭了什么孽，也和我们一样来受罪！”阿姐这么一说，我蹙在肚里的眼泪淌开了，象碰见了亲人，我“哇”地一声哭了起来。打从离开了阿妈，再没有人抱过我，人贩子用巴掌打我，揪我的头发，还不准我哭，我偷偷把眼泪嚥在肚子里。如今碰上了这么一位善心的阿姐，我就赶紧央求：“阿姐，你领我找阿妈去！”阿姐给我擦了把眼泪，哄我说：“尕妹妹，你甭哭。八月十五月圆啦，就能看见阿妈在月亮里。”阿姐这么一说，我就信了，心里宽展了，也就不哭了。阿姐从厨房

里拿来两个糜面窝窝，半个东家吃剩的油香^②，我就狼吞虎噬地吃起来。阿姐一直看着我吃完了，才问我叫甚么名字，我说：“叫尕兰。”阿姐捧着我的脸说：“你叫尕兰，我叫黑娅，以后你就叫我黑娅阿姐”。黑娅阿姐给我脱了衣裳，这一晚上我就睡在她的身边。打从离开了阿妈，我每天晚上都惊醒，用手在身边摸一摸，有时身边是空的，有时猛然摸着了人贩子的胳膊，这时候，我就害怕得再也睡不着，望着窗子想阿妈。这天晚上我又迷迷糊糊地在身边摸了摸，却象摸见了阿妈的手。睡梦里，好象有一只手在我的身上拍着，拍着。我睡得很甜，梦见阿妈就在我的身旁哩。

天刚麻麻亮的时候，我惊醒了。睁眼一看，阿姐已经下了炕，点着了灯，正俯在炕沿上用手轻轻摇我。在家的时候，阿妈也常常天不亮就起来，先摇醒我，嘱咐说：“炕洞里有洋芋”，给我盖严被窝，就关上房门去下地；我呢，就又翻个身呼呼地睡香了。这天早上我以为阿姐也会象阿妈一样，给我盖严被窝叫我好好睡觉哩，那知阿姐却脸色沉重地说：“尕兰，快起来，起迟了，大人太太要打的。快起来，阿姐给你有话说哩。”我心里一惊，一碌碌爬了起来。穿好了衣裳，阿姐把我拉在身边，一句句地叮咛说：“见了东家要叫‘大人’，见了女东家要叫‘太太’，年少的就叫‘少爷’、‘小姐’；还有，大人太太问话的时候，要记着答应‘对’、‘嗯’；问会不会当了环，要答应‘会’，问想不想阿妈，要答应‘不想’。”阿姐一一叮咛过后，又加上说：“大人太太喝过早茶，就要叫你去教规矩。尕兰呀，马良家的了环都

是三环鞭子底下活命的，你岁数尪，他们会把你饶过的”。阿姐说完后，就下厨房去了，我吓得爬下炕来藏在门背后，动也不敢动，一直到管家进来，把我拖进厅堂里。

马良家的厅堂象皇宫。彩磁古瓶、玛瑙玉器摆满正堂的供桌，连地上铺的，也是穷人家做梦也没有见过的大红地毯。可是当时我甚么也没有看见，象走进了活地狱，两腿打战。马良和他的大婆坐在正堂，两边里坐着太太们。他们一家正在吃早茶，一个比我年纪大的阿姐在身边侍候。马良的大婆叫我抬起头，她看了看我以后问马良：“尪了头买得便宜吗贵？”马良说：“没餓死剩下的，贵不到个那里去”。大婆问我：“少爷哈会抱不？”我按黑娅阿姐教的话答应说：

“会”。她又问：“炕灰会掏吗？”我又回答说：“会”。马良“哈哈”的笑了一声，我心里打了个战战。那恶霸阴森森的眼睛盯着我问道：“阿爸阿妈哈想哩不？”我一下不知道该怎么应答了。一提起阿爸阿妈，我眼泪就淌得串开线了，我赶紧跪倒在马良面前说：“大人，我想阿妈，放我回去找阿妈。”我的话还没有说完，马良就朝我的脸上一巴掌，把我打晕了过去。等管家把我拉起来，我睁开眼睛的时候，我就看见一根三环鞭子拿在马良的手上，只听马良的那大贼婆说道：“想阿妈的当不成好了头，打死了天井里填给”。我吓得大声哭了起来，马良手里的鞭子也就狠狠地往我的身上飞下来……

苦难的岁月真难熬呀！年年都有个八月十五月亮圆，可是那一年也看不见我的阿妈在月亮里。渐渐地，我知道了

那是黑姪阿姐哄我的话，也就死了心。只是心里头痴痴呆呆的想：“阿爸阿妈准定是活不成，阿妈呀，你就来把你的孽障^③也领走，免得在这阳世间活受罪”。打从进了马家门，我就象那厅堂里的挂钟摆，一天到晚都在走，手不能停，脚不能站，抱完大房的少爷，又抱二房的小姐，这个哄得睡着了，那个醒来又得抱。这还不说，马良那恶贼，还把三环鞭子挂在抱孙娃的偏堂里，我抱着少爷小姐，眼睛看看挂在墙上的鞭子，眼泪就往心里流。我害怕少爷小姐哭，害怕得积成了心病。那贼养的贵肉们一哭，我的心就打抖战哩，他们一哭，马良一家人，随便谁都会走进房，从墙上取下鞭子来打我。就在十二岁的那年冬天，马良家里来了客，天天晚上吃大烟，打麻将，我连住三夜没合眼，瞌睡得头也抬不起了。我抱着少爷坐在火炉边上摇，大冬天身上穿的太单薄，一靠近了火炉，身上暖和了，瞌睡就越重了。我低下头，一惊一醒地看着墙上的鞭子打瞌睡。看着，看着，那鞭子就象变成了一条蛇，从墙上爬下来往我的身上缠，我害怕得喊起来，急忙用手往身上抓，却不料把大祸闯下了，手一松少爷跌在地上了。马良和他的贼婆们赶进房来，先劈头打了我一顿鞭子，又在火炉上烧红了火箸往我身上戳，戳一下问一声：“瞌睡哈睡醒了没有？”我痛得在地上滚，在房里跑。黑姪阿姐跪在地上，抓住马良的手为我求饶，那恶贼那里肯罢手，戳了我的腿又戳我的脊背，一直到他们怕惊动了客人，使客人扫兴，才罢了手，叫管家把我拉起来关进茅坑^④里。

旧伤好了添新伤，一年三百六十天，我身上没有个不流脓淌血的日子。夜里我浑身痛得睡不着，白天还得挣着做活。除了抱少爷，抱小姐，还得洗马良全家人的脏衣裳。每隔三天洗一次，到了这一天，大房的抱来一堆，二房的抱来一捆，衣裳堆得比我高。大衣裳一湿水，我就人笨力单搓不动，要是洗不完，洗不净，我身上的皮就得脱一层。我咬着牙洗呀，洗呀，饭顾不得吃，水顾不得喝。黑妮阿姐心疼我，她虽然没明没黑地在厨房里苦，也还是忘不下偷偷抱一堆衣裳藏起来，等到晚上帮我洗。苦命人的心连着哩，侍候大婆的阿姐是不准出房门的，乘着去茅坑的机会，也来帮我搓几把。就这样，每次洗衣裳，我都挣得鼻血往嘴里淌。除了洗衣裳，还得掏炕灰，一家七八个大炕，掏了这个掏那个，炕灰呛得我喘不出气。马良家的炕又都是通间的大炕，我人笨胳膊短，深处的灰掏不到，我就钻进炕洞里掏。炕胶粘上了皮肉就擦破一块，粘住了头发就拔一股。一年两年，我的头发叫炕胶拔光了，我活得真是人不象人，鬼不象鬼。

我十四岁的那年，有一次，厅堂里的炕火没有烧着，马良的大贱婆说是炕灰没掏净，把我叫到厅堂里，手里拿着切刀要剃我的手。侍候贱婆的阿姐跪倒说：“炕是我烧的，剃手剃我的，别兰她人笨，太太你饶了她吧！”那贱婆从头上取下一根簪子，就在阿姐的脸上戳了一下，直到马良说：“房里的了头，摆弄坏了看着不体面”。她才住了手。饶过了阿姐饶不过我，她当着她的儿子、姑娘的面，剃光了我的衣裳，逼我在寒天冻夜跪在院子里，膝盖下垫着砖，头上顶着

砖；她在房里插了一柱香，我手里拿着一柱香；她们大人娃娃烤着火在房里看香，我赤身露体地在院子里跪香；跪完了一柱又跪一柱，我冻得跌倒在院子里，这一夜我甚么都不想要，只想死。马良一家人要睡觉了，才叫人把我抬到炕上。黑妞阿姐从厨房里偷偷倒来半碗酒，流着眼泪给我擦身子。我一字一泪地问阿姐：“阿姐，阿姐，阳世上的丫环都是怎么死的？”阿姐没有想到我想寻短见，吹了灯以后，就对我说起原先侍候大婆的阿依色怎样吞了大烟，二太太的丫环索非亚怎样喝了碱水，“尕兰啊，马良家的丫环要活着走出去，比上天还要难！”一想到喝碗碱水就能死，我心里倒宽展了。心想：一碗碱水了啦这受不完的罪吧！我哄阿姐说我要起夜去，就下炕摸到了厨房里。摸到了碗，又不知碱水在哪里，好半天才摸到了碱水，可是阿姐端着灯盏赶来了，她一把夺过我手里的碗说：“尕兰，千不该万不该，你不该哄阿姐，阿妈生下的血肉身子，自己糟踏着咋哩？苦日子捱着过，再苦也要盼个出头哩！”阿姐把我拉到房子里，我扑在阿姐的怀里哭到了天亮。

十六岁，我长得和黑妞阿姐一般高了。马家邻舍的穷阿妈们，见了我就抓住我的手，摸我的头，摸我的脸，说：“这个尕了头的命苦呀！”那时，我也相信“命”，我的命比黄连苦。一样是阿妈的血肉，我一个六岁的丫头却得抱三岁的少爷。多抱大一个就多加一个欺侮我的贼，他们给他们的阿爸阿妈拿鞭子，烧火箸来折磨我。如今提起来，恨得我心里淌血的是少爷偷了银圆赌光了，我却被打得死路上走了一

趟。马良把我拉在院子里，抡着鞭子拷问我偷了多少钱，偷下的钱放在哪里了？我说：“我没有偷！你的少爷把钱赌光了！我有下苦的手，没有偷人的心！”这么一说，帮凶的少爷们围上来，说是见我偷了钱，在街坊上买糖吃哩。马良就又狠狠地用鞭子抽我。这一次，我没有求饶也没有哭，我咬着牙齿睁着眼，我说：“大人，我是侍候你们的人，命也在你们的手里，要叫我承认偷了钱，除非你把我的头割下！”马良贼在地上暴跳着，说是要打软我的嘴，就把我捆在柱子上“搨背花”^⑥，我闭上眼睛，就不省人事了。

马良把我打得半死以后，吩咐人抛在外院的一间破房里，多亏阿姐们照顾我，我没有饿死、冻死。马良没有打死我，不是他的心善，他剥了我身上的皮，还想从我身上剥钱哩。他知道他给长工色勒夫的工钱，色勒夫都存着哩，一年两块银圆，色勒夫当了五年长工，已经存了十块银圆了。就这样，马良逼着色勒夫用五十块银圆的身价娶了我。地主、人贩子们在我的身上一层一层地剥；我问黑妮阿姐：“有钱人家的心，是啥捏的？”阿姐说甚么哩，她陪着我哭，把我送到色勒夫的破房里。色勒夫也是马良家的鞭子底下长大的苦人儿，新婚的那天晚上，他流着眼泪说：“尕兰，我色勒夫要是拿钱买的你，你就往我的脸上唾！马良拿走了他给我的工钱，还让我欠了他的债，这是一根绳拴住我们两个人，叫当一辈子牛马哩！”他说着哭，我听着哭，我们头抱头地哭了一夜。

我和色勒夫成了亲，还是逃不过马良家的鞭子。欠马良

家的债更是还不清。我和色勒夫商量想逃到外乡去，却被马良知道了，那恶霸黑透了心，又想把我的色勒夫当壮丁卖。我恨得心都碎了，我的阿爸叫人卖了壮丁，我的丈夫也还是躲不过这一条路吗？马良领着管家把色勒夫捆在柱子上打。我拼着一死扑上前去护丈夫，我说：“马良，你黑了心，要死我和色勒夫一处死，死不了还要逃哩！”马良那恶霸黑了脸，手里提着一把斧头直向我扑来。我的阿姐们挡住了他，看大门的穷阿爷抓住马良的手说：“大人，听说解放军已经进了临夏城，为穷人伸冤哩！你杀了尕兰，解放军要问罪哩！”马良一听，黑脸变黄了，手里的斧头落在地上了。我听了阿爷的话，眼泪象河一样的淌，我的心里有泪，我的泪里有血！打从进了马良家的门，谁能从他们一家人的手里夺过打我的鞭子、戳我的火箸？共产党毛主席救了我马玉兰的命，地主手里的鞭子也有掉下的时候！

太阳照到黄泥湾，受苦人翻了身。斗争马良的大会上，我说了：“马良欠着我的债，全中国的地主阶级都欠着我马玉兰的债！”马良被镇压了。黄泥湾的穷人分了房子分了地。干部们还问我要什么。我说：“要马良家那沾着我的血的鞭子，我要把他留给我的尕娃们，叫他们永世不忘阿妈的血泪仇！”解放已经十五年了，我入了党，当了大队的书记、临夏自治州的人民代表，今年又被选为出席省贫下中农代表会的代表。我心里比水晶还亮清；不忘过去的苦，才能知道个日的甜。地主阶级还没有死心哩，他们还想复辟哩！过去的苦不能忘，我要记着它，跟着党和毛主席，把社会主

义的道路走到底！

我泪眼模糊地读完马玉兰的血泪史。那一个六岁的孩子“阿妈，阿妈！”的呼叫，压得我喘不过气来。我擦了擦眼睛，握起沉重的笔，一字一句地往下抄，抄一个贫农女儿的昔日苦，写一个旧社会奴隶的今日甜。末了，我用粗重的笔，在原材料的封页上又加了一个题目：永记血泪仇！

注释：

- ①呼达：意为“老天爷”。
- ②油香：即用油煎的油饼子。
- ③孽障：意为可怜。这里指可怜的孩子。
- ④茅坑：厕所。
- ⑤捣背花：是用鞭子打脊背的酷刑。

祖 孙 三 辈

——肃南裕固族社员代安什吉家史

郑 重

(一)

我们韭菜沟公社东岭子生产队是个好地方。你看，山那么高，草原那么大，水那么清；你再看，牛羊那么壮，帐篷那么多，人更是那么有精神！

前天，汽车又开来了，商业组的货物又在帐篷前摆开了。娃娃们高兴的拉着我去买东西，我给他们买两本毛主席的书，他们还争着说那个绿底红花的布好。这还不说，布买回来以后，有几个还撅起个嘴嫌不好。我的娃们呀，你们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哩。小小年纪，不知道把队里的羊放好，心思光放在花布上头还成呀？

那天晚上，我把帐篷的灯挑亮了。细细地和他们拉了个家常话。我说：“我把我们三代的事说说给你们听吧。”

(二)

从我记事起，咱家就没有一只羊，没有一头牛。一家几

口入，全给牧主家当牧工。

那是个冬天，我和奶奶、阿妈住在一个四面不遮风的破窑洞里。奶奶老了，再加上饿得有了病，不能走动了；我呢，虽说是七岁了，因为从小吃不饱，长不好，还不会走路。全家三口人只靠阿妈一个人给牧主家干活掙点奶子回来喝。一天，阿妈又流着泪回来了。奶奶问她：“出什么事情了？”阿妈说：“牧主家不要了。”一听这话奶奶急了。日子可怎么过呀？哭了半天，阿妈说：“再没别的路了，我们到农区去讨要着吃吧。”

奶奶说：“这倒是条路，只是我和小什吉都走不动啊！”

左想不出办法，右想不出办法。最后，阿妈说：“这样吧，你们两个在窑里等着，我自己出去要，要到了就快赶回来。”奶奶说：“这儿离农区还远哪。”阿妈说：“有什么办法，还能眼看着全家饿死。”

就这么，阿妈一个人走了。

从阿妈走了后，我和奶奶就盼她回来。头一天没回来，我和奶奶挨着饿等着。第二天上午，阿妈还没回来。我把耳朵贴在窑洞墙上听着，听着。突然听到有人走动，我高兴地说：“奶奶，阿妈回来了。”奶奶使使劲站起来一看，是风吹的树响；听着听着，我又听到了响声：“奶奶，阿妈回来了。”奶奶站起来一看，哪里有阿妈的影子？就这么，下午阿妈没回来。太阳落山了，阿妈还是没回来。

到了夜里。风从草原上卷进来，象刀子割肉；两天没吃东西，肚子饿得疼，我再也忍不住了，爬在地上哭开了。奶

奶心疼地把我搂在怀里，解开衣襟暖着我：“好孩子，忍着点吧，这世道真难活啊！等你阿妈回来，说不准还能讨到些吃的东西！”奶奶找宽心话安慰我，还轻轻的摸着我的辫子讲开了故事。我听着，听着……突然，阿妈回来了，奶奶说的可真准，阿妈讨回来一些东西——碎馍馍块。奶奶把一块大点的给我：“好孩子，快吃吧。”我高兴地张口就咬；正在这个时候，牧主家的那条大狗猛地闯进来咬住了我的腿，我痛得叫起来……哪里有吃的？哪里有阿妈？原来是做了一个梦，奶奶也连冻带饿的晕过去了。

又过了一天，阿妈还是没回来。奶奶想了想，伸手把我搂到怀里：“好孩子，你在家里等着；奶奶出去看看你妈，赶到大路上，还说不准能向过路人要到点呢！”

“奶奶，你快点回来呀。”

“很快回来、很快回来……”奶奶又摸了摸我的辫子，亲了亲我，才吃力地爬出窑洞。

从这以后，我盼阿妈，也盼奶奶，白天过了，阿妈没回来；夜里过去了，奶奶也没回来。我哭呀，喊呀，哭得没有泪了，喊不出声来了……

又过了多少时间我不知道，只觉得心里热乎乎的，好象还有人叫我。我睁开眼一看，是阿妈，她正在往我嘴里灌奶子。我一头扎到她怀里：

“阿妈。”

“别哭。”阿妈说：“奶奶呢？”

我说：“找你去啦。”

“什么？”说着，阿妈忙把我放下，转身就往外跑去。

阿妈一面跑，一面喊。跑了很远才见到奶奶躺在路边。忙伸手去拉，咳，身子已经冻僵了，两个眼睛和舌头也让乌鸦给叼走了。阿妈伏爬在奶奶身边哭着。恰好牧主路过这里，他看了看说：“这穷鬼咋死在路上？走，快给我拉走！”过路的穷人呢，看到奶奶这悲惨的样子，都流下了泪。

阿妈把奶奶背上埋了以后，回到窑里来，把我背上，把奶奶留下的一口破锅和一个皮袋提上：“孩子，走吧。凭着阿妈这双手，说什么也得挣上头牛羊，挣上个帐篷，到那时候再也不会象奶奶这样冻死在路边上了。”

妈妈这一提我又想起了奶奶，再也不能轻轻地摸我的辮子了，再也听不到奶奶讲故事了。

(三)

离开家乡那破窑洞以后，阿妈背着我一边讨着吃，一边走。走了很远很远。我说：“阿妈！到哪里去呀？还不到吗？”阿妈说：“再走几天吧，走远点，说不定那里的牧主比咱们家乡的好点。”

又走了几天，到了一个地方。阿妈把我放到地上，东问西说找定了去一个牧主家当牧工。阿妈心里很高兴，每天天不亮就赶忙爬起来，把我背到背上，赶着羊往牧场走去。别人吃不了的苦她吃了，别人嚙不下去的饭她嚙了。她常对我说：“孩子，你快点长，长大以后帮着妈妈挣上点牛羊，到那时候咱们就好啦。”

有一天，牧主把阿妈叫到跟前说：“把孩子放下，背上个孩子能把羊放好吗！”

阿妈说：“孩子说起来七、八岁了，长的不好，放下自己还走不动呢。”

牧主眼一瞪说：“要当牧工就别顾孩子，要顾孩子就别当牧工。我是化钱顾你来管自己的孩子吗？”

阿妈还想说什么，看看牧主那凶狠的样子，话便嚥下去了。

“孩子。”阿妈把我从背上放下来，说：“端人家的碗，受人家的管，从今以后你自己在圈里吧。”

我小，不懂事。听妈这一说就哭着说：“我不，我要跟着你。”

“好孩子。”妈又说：“咱们穷人家的孩子都是这样的，妈在小的时候也是被你外奶奶圈在圈里的。”从这以后，阿妈放羊去了，我和小牛一起圈在圈里。小牛在我身旁拉粪，往我身上撒尿，因为我还不能动，常常粪尿弄得满身都是。

就是这样的日子也没过长。过了一些日子后，牧主又给阿妈说：“孩子七、八岁了，白住我的圈还成呀？花牛犊子到处跑，叫她给看着吧。”阿妈说：“不成，孩子虽说是七、八岁了，但还走不动呢。”

牧主眼睛又一瞪，说：“不看也成，我这圈可不能白让人住。”

阿妈一听这话，没敢再说什么。找来一条绳子，把牛犊

子拴在我身上。我说：“阿妈，我不和牛拴在一块。”阿妈说：“不拴怎么成，牛犊要是跑了，咱们可赔不起。”我说：“我就是不拴。”“孩子，”阿妈又劝我说：“忍着点吧，阿妈已经给他放了一年多羊了。……”

冬天，我和牛犊一块拴在圈里，夏天，我和牛犊一块拴在圈里。我整天盼着太阳赶快下山，阿妈回来后，把我放开，给我洗洗脸，给我喂饭。而后，我依在阿妈怀里，看着阿妈数日子，听着阿妈计算该有多少工钱了，能买多少牛羊了。一句话，为了以后自己有牛羊、有帐篷，阿妈不舍得吃，不舍得化；我呢，拴在圈里的苦也就忍住了。

我到了十岁那年，能够走动了，阿妈高兴地说：“孩子，你能走动了就好，出去帮阿妈拦拦羊吧。”我说：“我出不去呀。”阿妈说：“明天就去支点工钱，给你买条裤子。”谁知道，第二天阿妈去向牧主一提，牧主说：“不到年底不能支工钱。”

阿妈已经在他家当了七年牧工，我又能走动了。一气之下，阿妈说：“把七年的工钱算下来能买点羊了。年底算了帐就走，再也不受这个气了。”

那知道，到了年底一算，牧主说一个工钱都没有。阿妈说：“我这七年一个都没化，为什么没工钱？”牧主冷笑一声说：“我这七年的饭不用钱？圈也让你娃娃白住啦？吃了我的住了我的还没算清哪！”有什么办法，那种社会是富人家的天下，哪有什么理可说。腊月天，正是牧主家酒海肉山的大年的时候，不但阿妈整天计算的牛羊没见到，而且把我

和阿妈光着脊梁被赶了出来。

“天下乌鸦一般黑呀。”阿妈说：“从今以后再不到牧主头人家去当牧工了。”

我和阿妈走着，讨着吃着又回到老家。本来是打算再不当牧工了。但那个社会，讨着吃又有几个人给你吃的？再说，冰天雪地母女两人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，没办法，只好找人说情，又进了牧主家当牧工。阿妈放羊，我挡牛犊子。

当牧工的苦你们是想象不到的，风雪雨霜不说，吃的不如狗食汤，喝的淡茶达拉水（取过酥油后所剩的酸水）；穿的破毡袄，住的是窑洞，再加上那七年牧工的委曲，阿妈病倒了。没有钱治不说，我白天还得出去给牧主放羊，母亲一个人只好躺在圈滩里，没人给她碗水喝，更没人给她送碗热奶子。好不容易盼到天黑放羊回来了，我叫两声阿妈，母女俩说几句话，就算是对阿妈的宽慰。

一天放羊回来，看出阿妈的病更重了，起不来了，话也说不清了，只能两眼瞅着我，淌着泪。我抱住阿妈的头说：

“阿妈，你和我说话吧，你说呀……你想吃点什么？”阿妈使了很大力气才张开口：“明天……给……点……奶子……”

第二天，我不顾牧主的打骂，挤了点奶，放羊回来后赶忙往圈里跑。

“阿妈……。”我连叫了三声没听到应声。猛跑进去一看，阿妈已经断气了，脸上被风吹盖了厚厚的一层土。

我爬在阿妈身上哭呀，喊呀……不多一会，牧主听见赶来了。

“这穷鬼，怎么死在我的圈滩里，快给我拉走！”这还不说，他说人死在圈滩里要瘟牛羊，也逼着我马上走。我背起阿妈，挖了个坑埋掉，不知怎么，我不由自主地说出了几年前阿妈在奶奶坟上说的话：“阿妈，我回来晚了，拿来的奶子你没喝上一口，……。”看着阿妈的坟，我真想死。可是又一想，肚子里已经有了孩子，我又提起了阿妈从奶奶手里接下的那个破锅和皮袋走了。

(四)

草原虽然大，牛羊虽然多，但哪一点是穷人家的！所以从那个牧主家出来以后，我还得到另外一个牧主家。

不久，我的第一个孩子就生下来了。象阿妈背我的时候一样，孩子生下来以后，放在汗头（口袋）里，背在背上满草原跑。慢慢地孩子长大了，会笑了，会喊阿妈了。看着孩子又圆又亮的大眼睛，我的心里好象减轻了不少苦处。逢到好天气，我把他从汗头里抱出来，放在草地上。从阿妈当了七年牧工没挣到一只羊的事后，我本来已经死了心，不再打算省吃俭用置个家了。谁知道，看看眼前的孩子，我的心又动了。苦着点吧，还能让孩子再受自己这种苦吗？所以，我又好好干活，省吃俭用了。

孩子能走路了。一天，我正在草地上逗着他玩，牧主骑着马来了。

“我是雇你来和孩子玩的，还是放羊的？”

我一听不好，忙把孩子放回汗头里，背在背上。牧主一步上来，夺去孩子就走。我说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他说：“你给我好好地放羊去。”

好不容易盼到晚上，放羊回来后就忙去找我的孩子。天哪！牧主把他拴在帐篷杆上。绳子纠缠的套住了脖子，已经哭得嗓子都哑了。我忙把孩子解下来揣到怀里。牧主狠声狠气地说：“夜里孩子跟上你，天明以后放羊时，还把他拴到这里。”我实在气得忍不住了，说：“孩子是我的。”他说：“你是给我放羊的，带孩子就会耽误我的羊。”

那天夜里，我抱着孩子一夜都没睡。我想：明天还是把孩子放在汗头里背上，牧主还要不答应，我就放下鞭子走；可是又一想：走，往哪里去？哪里的牧主不都是一样狠！还是象阿妈说的那样，为了挣点钱，买点羊，忍着吧。

第二天起来，我先给孩子喂饱了奶，拿了条绳子拴在腰上。孩子还没拴好，他就瞪着两个眼睛问我：“阿妈，为啥拴绳子？”我能说什么呢？我想了想说：“怕你跑远了，拴住。”孩子又说：“你今天不放羊了？”我说：“妈妈去，你在家等着。……”“不，我要阿妈，我也要去。”孩子哭了，我的心象刀戳一样。“孩子，听话，你奶奶，你阿妈……咱们穷人家的孩子都是和牛犊一块拴在圈里长大的。”

那一天，我象着了魔似的，总象听到孩子在哭，在叫阿妈。天黑赶回去一看，孩子滚得满身是屎，满头是尿，和从前阿妈拴我的时候一样呵。

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了，孩子也一天一天地大起来了。开始是早晨晚上一天喂两回奶，大了以后奶不够了，孩子也会吃饭了，我就给他放下个饭罐子。

有一回，我放羊时遭到了大风雪。羊群吹乱了，找到这群，那群又不见了，找到那群，这群又跑了。风吹到脸上象刀子割，但我心里却象着了火。谁都知道，给牧主家丢了羊挨打是免不了的，但更急人的是丢了羊以后一辈子都赔不清。我冒着风雪奔跑，找寻……黑夜过去了，又一个白天过去了。好不容易才把羊群找齐，一想，整整一天没回去了，到这时候我才想起了我的孩子。我就急急忙忙地往回赶啊，赶……恨不得一步就跑进圈里。跑到圈门口一把推开圈门一看，没有孩子，绳子开了，饭罐里装满了羊粪。孩子，我的孩子哪里去了？我象疯了一样地扑出门去。

“孩子，我的孩子……。”

“喊什么！”牧主冷冷地说：“哭的牛犊子都不安静。让我给解开放了。”

我一楞：“放到哪里去了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这时我二话没说拔腿就跑。跑了一会以后就思谋起来了，孩子在哪里？往哪里跑？正想着，一低头，看到我用羊皮给孩子缝的那个小褂子。我忙拾起来。前边就是河，孩子可不能到河边去呀！

我胆战心惊地向河边走去。水嘩嘩地响着，浪花吐着白沫……突然，在河底大石孔里看到有个东西。我忙踏着水奔

了过去，伸手一拉，天哪，正是我的孩子。肚子涨得很大，眼睁着，口里灌满了泥。那小小的手里还攥着一块羊骨头。我明白了，娃娃是饿得到河边找吃的掉到河里去了。我抱着他，一面用手挖着孩子嘴里的泥，一面喊着：“孩子，你再叫声阿妈吧，你怎么不叫？叫呀……。”

天气很好，太阳亮光光的。可是我自己的心里却黑漆漆的没有一点亮路。想想我们一家三辈人的路吧——

阿妈小的时候，奶奶用一条绳把她拴在牛圈里，我小的时候，阿妈用一条绳把我拴在牛圈里，现在，我又把孩子也是用一条绳拴在牛圈里；

大了以后，奶奶当了一辈子牧工没挣下头牛羊，阿妈当了一辈子牧工没挣下头牛羊，我当了一辈子牧工没挣下头牛羊；

等到老了，奶奶饿死在路旁，阿妈饿死在滩里。我呢？我以后往哪里走？谁能给我指条路呢？

河水照样嘩嘩地流着，牛羊照样啃着河边的青草；只有我，叫天天不答，叫地地不应……

(五)

娃们，这就是我今天要给你们说的，我家三辈人受的苦。我给你们常提这些旧事干啥呢？就是叫你们永远记住阶级的仇恨。你们说，我如今的日子过的怎么样？说的对，解放后政府给了我救济款，织了一顶新帐篷；以后又给我救济款扶助发展生产。到一九五八年成立合作社时，我已经有

了一百五十七只羊、两头牛和两头驴了。特别是公社化以后，全家四口人吃的穿的用的样样不缺不说，在信用社里还有了存钱。

娃们，这不光是我一家。咱们穷人哪家不是这样！这是毛主席的恩情啊！是合作社、人民公社的好处啊！咱们以后还要奔共产主义。所以，一定要好好读毛主席的书，一定要把队里的羊放好。

在苦难的日子里

——馬玉蓮家史

旧社会，我是掉进苦海里的一个人，提起那时的苦事儿，真是血泪成河仇似海啊！

我家原是宁夏银川人。六岁上了学，学名陈丽明。刚念了两年书，家里就穷的连饭都吃不上了，便卖给马鸿逵当了环。没多久，马鸿逵又把我送给他的女婿马子仁。九岁上，马子仁夫妻俩把我带到了甘肃。临走那一天，一家人哭了又哭，我们走得很远了，还听见妈妈的哭声。我不敢大声哭，眼泪象豆子一样滚着，流湿了脸蛋，流湿了衣衫。从此就永别了爸爸、妈妈。

进了马子仁的家，就象进了人间地狱一样。他在虻藏的老公馆，有着高高的院墙，活象一座閻王殿；公馆里头，院套院，房套房，转来转去半天还寻不见个边儿。刚去那几年，天天急得人心跳的扑腾扑腾地象刚关进笼里的鸟儿一样。

每天起鸡叫，睡半夜。扫地、擦桌子、提夜壶、端尿盆。吃的是青稞面窝窝、残汤剩饭；穿的是破旧的粗布衣

裳。晚上马子仁两口在套间里睡觉，我们了不得站在外间守夜，睡着了便要挨打，出进脚步放重了也要挨打，一年四季尽挨打。

有一天，我忘了洗尿盆，马子仁一把抓住我，压倒就砸脚骨盖，两只脚都砸肿了，象榔头一样，走一步，痛得人出一身汗。

那时，我才十二岁，脚痛得晚上睡不着觉，哭又不敢哭，只得怨妈妈：“妈妈呀，你生下了我，养就养大，养不了，就扔到黄河里去算了，你为啥这样狠心把我卖给人家，叫我受这样的磨难呢？”暗想：说不定哪天，迟早会被折磨死在这阎王殿里。不如跑吧，宁可死在荒山野坡里，也不再受这个罪了！

一天晚上，正在大家忙乱的时候，我穿过几个院子，跑出后花园门，急急忙忙上了后山。到了半山上，累得跑不动了，悄悄蹲在一棵树底下歇气。这时候，一阵寒风吹来，忽听得几声狼叫，吓得我心直跳，往哪里跑呢？上山吧，有狼；下山吧，怕马子仁发现。思谋了半天，才跌跌撞撞下了山往南跑去。刚走到小河边，看见前面马灯一闪一闪的，一时心慌起来了，就赶快跑下河去藏在桥底下。夜黑森森的，风呼呼的刮着，加上又冻又饿，全身直打哆嗦。天快亮了，刚打了个盹儿，就叫马子仁的狗腿子们抓住了。抓去以后，马子仁揪住头发就问：“看你往哪里跑？”又拿皮鞭打了个半死。

想跑跑不了，只得又给人家做牛做马了。

有一天，后院里的鹿跑出去，吃了花园里的花苗。马子仁就骂我是猪，光吃不做活。我气得顶了他一句，他便象凶神一样，劈里拍拉打开了。打罢，又把我绑在柱子上，还给了环姐妹们下了命令，四天不要给我解绳子，不要给我饭吃。姐妹们心疼我，捏把冷汗，含着眼泪，偷偷的给我送些吃的，这才算没有饿死。

一天马子仁吸足了大烟，就来问我：“男子汉三天不吃饭饿死哩，女人四天不吃饭怎能活呢？嗯，你怎么没饿死？”我干脆没理他。过了一会，他就抓住艾米乃和奴给牙两个了环姐姐拷打：“谁叫你们给她吃的。”打了半天，两个姐姐狠着心，咬着牙，硬没有说。马子仁看着没办法，就把我关到鹿圈里了，每天只给俩个杂面馍馍；晚上没铺、没盖，就和鹿睡在一起。就这样从头年春天到第二年春天，整整被圈了一年。

管家们每天抱些榆树枝扔进来，叫我一个一个掐树叶喂鹿羔。我肚子饿的实在撑不住了，啃了些榆树皮吃。马子仁知道后，进来一铁板子打过来，把我的一颗白生生的牙齿打掉了，嘴里血流不止，痛得我浑身出冷汗。

有一天早晨，马子仁进来看见三个鹿粪蛋蛋，就骂我没扫净，硬叫我把三个粪蛋蛋含在嘴里，还瞪着眼，不准叫我嚥下去，也不准吐出来，我噁心得酸水一股一股往上湧，但不敢吐出来，只得偷偷地嚥下去。

冬天大雪飘飘，寒风刺骨，我仍然穿着单衣单裤，手脚都冻肿了，晚上丫环姐妹们给些烂棉絮盖着。天亮了，害怕

马子仁看见又得拿走。

有一天，我偷了几块炭渣，生了堆火。贼管家看见后给马子仁一说，马子仁就进来骂我：“你嫌冷吗？冷了喝我一泡尿就热了。”说着便硬逼着我喝尿……

我身上生起冻疮了，马子仁一看，嘻皮笑脸地说：“没给你吃好的，怎么这么胖？”说着随手拿起一个硬毛刷子，在我身上使劲刷，浑身上下都刷成一道一道的血稜子。

一年以后才把我放出来。但过了不久，我打破了一个茶碗子，马子仁就给他的太太说：“这个丫头使不成了，干脆扔到河里去吧！”太太说：“别往河里扔，好好打一顿算了。”马子仁就拿枪探条打我。那铁条子往肉里直钻，打得我浑身都是青稜子。

从此，我的身体一天天消瘦下去了。马子仁硬把我直直折磨得人不象人，鬼不象鬼了！

眼看，我已经活不成人了，马子仁就把我给了狗腿子马继奎。马继奎家在和政大南岔，他家也是个地主，我还是当了环。马继奎并不比马子仁好多少，我还是天天受折磨。实在活不下去了，真不如死了的好！

马继奎怕我寻死、偷跑，就把我嫁给了他的长工马春山。结婚后不久，马子仁写信又要我。马继奎整整折磨了我六年，这时又把我夫妻俩都送往马子仁家里。

我第二次进了马子仁的家。头天晚上，在厨房院的一间房子里见了丫环姐姐艾米乃被一条大铁鍊锁着。她是从凉州买来的，给马子仁父子俩当了环二十多年了。她一见我就抓住

手亲热的问长问短。话一开头，两人就抱住哭起来了。

我心疼地问她：“姐姐，你是怎么了？”她哭着说：“彘妹子，你在外面这几年，我们这里的几个人多灾海①的罪都受了。一块大烟膏不见了，老烟鬼就诬赖说我偷出去卖了，叫几个管家把我绑起来，头一天揭了三次背花；第二天又上了‘拔断筋’，骨头咯咯咯直响，痛得眼珠子都要迸出来呢！加到第四块砖上，疼的我晕死了。他们又拿冷水泼，泼醒了又打……直到快折磨死了，又把我扔到院子里叫狗吃，唉！好妹子，咱们无法活呀！”

另一个了环姐姐奴给牙，那时正躺在炕上，面黄肌瘦，腿上流血淌脓，人被折磨的只剩下一口气了。她见我哭了好半天，对我边哭边诉，说有天晚上，地主马子仁没安好心，叫她睡在套房外屋地板上，他半夜出来就把她遭踏了。这事叫他的老婆知道了，地主婆逼着他打奴给牙，并说：“你不打死她，她就是你的阿娘！”这时奴给牙身上的旧伤还没好，马子仁就用皮鞭没死没活地抽打她。打得她实在受不住了，急忙钻到炕洞里，地主婆又叫管家点火烧，可怜的奴给牙躲也没有地方躲了，烟薰火燎，眼看要被活活烧死，只得咬着牙又爬出来。可是马子仁这个狠心贼还不罢手，抓住她又叫管家们把蒜泥抹到她的脸上，拉到蜂箱前跪下，不一会，千百个蜜蜂爬在奴给牙的身上，脸被螫肿了，象个小背斗一样，眼睛肿的象个桃子似的。

眼看着活不下去了，奴给牙和另外两个了环——存喜、海地者商量偷跑。正月初十那天晚上，马子仁带着他的老婆

出去看社火，她们就偷了花园后门的钥匙，开了后门跑了。过了不多日子，三个人都先后被抓回来，马子仁叫好几个管家把奴给牙、海地者的衣服剥光，压在板凳上用皮鞭、马棒打得一个个皮开肉裂，鲜血淋漓。存喜姐姐跑得最远，被他们揭了背花以后，脖子上用铁鍊吊了个二十多斤重的大香炉，每天还得拖着香炉干活。就这样整整拖了三十多天。

她们还告诉我，秀秀被马子仁老婆打死在兰州公馆里了。我一听，半天说不出话来，心里好象刀割，眼前金花直冒。我的主^③呀！我们从小受苦受难，最后就是这样的下场吗？越想越没有我们的活路。我们跟着艾来乃哭了又哭。她又边哭边伤心的说：“马子仁不死，我们受罪就没有个完。过一天比一年还长，你们行个好吧，给我找些闹人药，要不给我一把刀子，叫我早些死了吧！”

我劝她：“好姐姐，你不要胡思乱想了吧！”另一个丫环偷偷地说：“阿姐，我们甭寻死，听说共产党快来了，我们就盼着吧！有朝一日总会过个好日子的。”我们的眼泪这才止住了，日夜盼望着救命恩人……

半年以后，临夏解放了。解放军同志把所有的长工、丫环召集起来，讲了党的政策，才把我们解救了出来。

我走出了马家大门，才觉得腰杆挺起来了，脚步轻快了，心里亮豁了。我高兴得想：马子仁啊！马子仁啊！跟你算账的时候到了！

一九五一年土改开始了。我们受苦人的心里高兴地敲锣打鼓呢。我们斗争了地主，诉了冤仇，吐了苦水。我分得了

马子仁公馆的门楼，还分了土地、衣服、皮袄、绸缎、布疋、锅盆碗盏等。从此，生活一年比一年好了。我们夫妻两个的劳动劲头一个比一个大。我从一九六一年当上了生产队长，我丈夫因为劳动好，受到了公社的表扬和奖励。一九六三年他还出席了县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。

现在，我们一家七口人，吃的饱饱的，穿的新新的，我的大女儿十八岁了。她成天蹦蹦跳跳，欢欢喜喜。每当我看到她们的这种美滋滋的幸福样儿，就想起我小时候的苦难。我经常给她看我身上的伤疤，讲地主阶级压迫残害劳动人民的罪行，叫她不要忘了这血海深仇，不能忘本，不能忘记阶级斗争，永远热爱新社会，热爱党和毛主席。

注释：

①多灾海：宗教术语即地狱。

②主：意即上帝。

尕不藏

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康乐公社巴音生产队队长陈新民，在旧社会是这方圆几十里内出名的苦人儿。他的遭遇使你听了不仅仅会心酸，更多的是激起对反动统治阶级的强烈的憎恨和仇视。下面就听听他对旧社会的血泪控诉吧：

我的一只眼睛那里去了？

要问我的一只眼睛那里去了，我得从小时谈起。我本来叫尕不藏，原籍是夏河马莲滩的藏民。四十八年前，我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。听阿妈说我一出生，就没奶吃，阿妈整天拿着碗向人讨要奶子喂我；我的阿爸是个缝衣匠，天天不在家，几天挣回一半升炒面，养活我和阿妈。就这样我长到了六岁。虽说是六岁，其实那像个六岁娃娃，顶多像个三岁娃娃。阿爸和阿妈看着我，经常唉声叹气的说：“老天爷！我们穷是佛爷的惩罚！咋叫我的尕不藏也跟着一起受罪啊！”

有一天，我们草棚外来了个喇嘛，跟我阿妈和阿爸说了一阵，他把我拉着就走。我不知道叫我去干啥，挣扎着哭嚷着：“阿妈！阿妈！我不去呀！我不去……！”阿爸看我喊，眼泪一下滚了出来；阿妈早已哭成泪人了，一横心转身跑进草

棚。当我被拉到很远的地方，还能断断续续地听到一个嘶哑的叫声：“尕不藏！尕不藏我的儿呀！”随着我脚步的向前挪动，这个悲惨的哭叫声，越来越微弱了。

就这样我当了小班弟①。人说寺院是天堂，我说寺院是人间的“活地狱”。进了这个“活地狱”，受的那个罪叫人咋说呢！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天天给大喇嘛端饭扫地、铺床脱靴，还要端屎端尿。一不小心，管家的皮鞭就劈头盖脸地打来，几时把你打的动弹不得了才停手。吃的连狗食都不如；穿的那里有衣裳呢？把大喇嘛丢弃的烂布片拾上，连补在一起就算是好衣裳了。

时光真难熬啊！漫长的七年过去了，这时我已经十三岁了。我每天想着阿爸和阿妈，有时晚上睡下，就梦见可怜的妈妈饿着肚子，躺在床上伸着手喊：“尕不藏！儿呀！给阿妈拿上点吃的吧！”但是，不要说给阿妈拿吃的了，就连见一下阿妈的面都不能，所以我总想着偷跑，回家看看阿爸和阿妈。一天我瞅着人不注意，跑回家里，一进门阿妈好像不认得我了，望着我发愣。我看见阿妈老多了，头发也花白了，两只眼睛深深的陷了下去。我心里一阵难受，鼻子一酸眼泪直滚，叫了一声“阿妈”。阿妈一下扑了过来，紧紧把我搂在怀里，眼泪好象水淌一样，掉在我的脸上，说：“儿呀！你可把阿妈想坏了啊！”说完又放声的痛哭起来，我和阿妈两人一直哭到太阳偏西。

那天晚上，我偷偷地回到寺院，刚一进去，早有人等着我，他们见我回来了，抓住就打，一顿皮鞭打的我死去活

来。大喇嘛还嫌不够，顺手捞起一根二尺多长的铁棒，照我头上狠狠的一下。这时，我觉得头已被砸烂了，左眼好象一根两寸多长的针扎进去了似的，脸上只觉得热乎乎的有水往下流。那不是水，是血啊！我想睁开眼睛看看，那里还睁得开呢！

眼睛坏了，我才被赶出寺院回到家里。家里是要一顿吃一顿，那有钱治眼睛呢！就这样眼睛烂呀！烂呀！开始眼睛里流血，血不流了又流脓，最后脓也不流了。从此，我就成了一只眼睛。可是，被那黑暗的宗法封建制度和野蛮的宗教压迫剥削制度，夺去的何止我的一只眼睛呢！

流 浪 十 年

阿爸在我十五岁时，为了养活三口人，出外谋生。但一去不返，不知是饿死在哪里，也不知在哪里被折磨死了。家里只剩下我和阿妈。没有了阿爸，生活更难熬了。我就和阿妈丢下草棚，出门要饭。那时候，穷人家没东西可给；头目的心比毒蛇还狠，他们恨不得把天下穷人身上的筋都抽的吃了，那里还肯给你东西吃！只要过他们门口不被狗咬就是好的。没过半年，连饿带累的阿妈，撒下了我与世长辞了。于是我便开始了孤独的流浪生活。

我从夏河一直流浪到青海的汪什代海。在汪什代海给一个叫差高的喇嘛当佣人，一天到晚忙出忙进的侍候他。好不容易混这一口饭啊！在汪什代海苦撑苦熬的过了七年。七年刚满，差高喇嘛就死了，部落头目就把我赶了出来。不过那时我也二十多岁了，我想凭着一身气力还能没有个活路？

我离开汪什代海，又盲目的向祁连山里走。“祁连山，高插天，若要攀过难上难。”但是，路再难走也得走。我记得走过八宝山，后来又不知道翻过了什么大坂^②，才顺着黑河流落到马蹄寺。

到了马蹄寺，我已是人不象人，鬼不象鬼了，头发长得有五寸多长，脚上的口子裂的象小娃的嘴，整天淌着紫血。马蹄住的也是我们藏族，他们见我都摇着头说：“真可怜哪！”给我搭拉水^③喝，有的还给炒面。为了找个落脚的地方，只得又顺着梨园河再往西走，一直走到康丰，谁知道在康丰喜出望外地碰到了一个同乡叫作巴，作巴是夏河桑科人，他把我留下住在他家。

“穷人知道穷人难”。在作巴家住了一个多月，我实在住不下去了，就托人说情给裕固族大头目安官布什加打短工。那时候，穷人当长工，人家还不相信你，所以只得打短工。做短工是：“有活做一天，没活干瞪眼”。我记不得是哪一年，这一带遭了瘟疫，死人很厉害，我就给人家背死人混顿饭吃。天哪！这是什么世道啊！活人靠着死人吃饭，背瘟死的人，自己就得冒着生命的危险。可是，天下能有多少死人让我背呢！这口饭仍然还是吃不长。

一九三一年我和一个裕固族妇女结了婚，才算成了个家，结束了流浪生活。改名叫陈新民。

一口半截锅

说起有个家了，那里象个家呢？我们没有住的地方，一

天住在人家的帐篷角里，有时还得在露天地里搭窝棚住；家总得有锅灶碗罐吧！我们那里有这些？只得东寻西找，找到了两个缺了口的烂磁碗，这烂磁碗是我们的锅，也是我们的碗，铺的盖的没有一点点。

“穷人心连心”。牧民白吉喜看我们穷困的实在难心，就把他家里的一口半截锅给了我。从此，我家才算是有了唯一的财产——一口半截锅。这个半截锅帮我渡过了十八年，直到解放后才买了个新锅。

有了半截锅，锅里还没有东西下哩。没茶喝，老婆就到头目家拾人家喝过的茶渣，拿回来下在锅里熬着喝。后来头目嫌拾茶渣有伤他的体面，把我老婆抓住打了一顿，说：

“再来拾茶渣，把你的腿打断。晒丽茶^④都不是你们这邦叫化子^⑤喝的”。其实喝晒丽茶也饱不了肚子。我们这里六七月间蘑菇还多，所以六七月间我俩就拼命的起早贪黑地拾蘑菇。蘑菇拾不到了，老婆就寻得给人捻毛绳混日子，我就给从梨园口来的商客放驮牛。给他们放牛，跟他们一同吃，也只能顾自己。放驮牛也是有就放，没有牛放了，饭碗也就砸掉了。

有一次放牛回家，走到半路上碰见几个秧哥家打猎的人，他们驮着好多青羊皮。我看着青羊皮，想着自己老婆怀着个大肚子，晚上连个铺的烂毡片也没有，要有张青羊皮该多好！硬着头皮向人家要：“阿哥们，我老婆怀下娃娃眼看临月了，连个铺的盖的都没有，可怜可怜给我两张青羊皮吧！”真是“穷人帮穷人”。他们给了我三张青羊皮。有了

三张青羊皮，我俩把它盖上。青羊皮又小又硬，盖上了头露了腿，盖着下身露上身。但是，我老婆坐月子总算有铺头①了。说到我的穿的，更可怜。那时我老婆一年四季穿件毛都磨光了的烂皮袄，下身根本没穿的；我比起老婆还强一点，上身穿一件四处露肉的毡衣②，下身有条单裤子。这条裤子说是长裤象裤叉，说是裤叉可又长些。现在我的腿一遇刮风下雨就痛，也是当年造下的。二十多年我没穿过鞋，要走长路，就拾上两块烂毡片，绑在脚底当鞋，脚上磨了厚厚的一层死肉，走起路来也就不知道痛了。

一九四一年，我的第一个儿子出生了。过了五六年，我家一下增加到五口人。多一个人，多一张嘴啊！老婆生孩子得了浑身的病动不了，五张嘴得我一个人往里填东西，我到哪里找吃的东西？没办法，就求人在沙河（临泽县）找牲畜贷放。贷放一群牲口，人家给上一二斗粮食，背回家养活老婆娃娃。粮食背不回来，孩子们就到处讨要。

我们两口人的时候，一口半截锅“做饭”时做不满；十五年过后，一口半截锅“做饭”，还是个不得满。“半截锅”啊！我孕不藏多会儿翻不了身，你也休想满啊！休想尝到油腥味啊！

三十晚上

一九四七年春节到了。头目家里又是宰羊又是买酒，通夜炸着油果；可我家连锅盖都揭不开。

腊月二十八，下了一场了不得的大雪。地上的雪足足有

一尺多深，西北风一股劲儿的刮，我们的伞帐篷^⑥被风揭走了好几回；孩子们冻得一个个蹶成蛋蛋挤在一起。烂帐篷里火也不敢生，生上火还怕把仅有的半个帐篷烧掉。这天一早，我就冒着大风雪出门到沙河“花枪”去背粮食。我们这里贷放牲畜，有的是按月给粮，有的是按年取粮。这一年我放的牲畜讲的是年底取粮。

大年三十了，我背着五斗粮食离开沙河往回走。沙河离我们巴音整整一百一十里路，平时人不拿东西得快快走一天，而我背上五斗粮食也得走一天，要是一天走不到，第二天过年就没啥吃，所以我咬着牙连歇一会儿都不敢哟！

太阳压山，老天的脸也变了，阵阵寒风拼死命的刮，捲起团团沙土迎面扑来，呛的人透不过气。这时我才走到梨园堡。我身上的汗水不停的往下流；脸上的汗珠钻进眼里，流进嘴里；肩头上的肉叫绳子磨的又烧又痛，肉跳的要掉下来似的；脊梁骨好象断了，不是我的了。天全黑了，黑的伸手不见五指，我踉跄着拼命挣扎，顺着大磁窑河往上走。

三十晚上，是多少人盼望的夜晚啊！而我还不得不在路上拼命地走着。想到孩子们可能围着他妈张着小嘴，嚎干喉咙地叫肚子饿呢！……我想到这里，眼泪一条线的滚下来。我没吃没穿的，老婆娃娃也跟着活受罪，还不如死了的好。但是眼睛一闭，三个娃娃在喊：“阿爸呀！阿爸！”老婆在说：“莫拉^⑦别哭啦，阿爸快来了，回家给你们东西吃啊！”我嚥下了眼泪，还得往回走，老婆娃娃在等我回家啊！

磁窑河有七十二道，摸到半夜才走过七十一道河。这七十

一道河我也不知道是怎么走过来的，反正跌的跤也无数。“只剩一道河了”，我长长出了口气，心想着再过一道河离家就不远了。走着走着，只听“扑通”一响，脚底一滑，栽倒在冰溜上。怀里水溜溜的。“妈呀！”我大声的哭起来，怀里那里是水，是酒瓶子打了。我在沙河街上连一顿饭都没敢吃，也没有敢给娃娃买东西，只买了两瓶酒是给头目“拜年”的。酒还在滴嗒滴嗒的流着，强烈的酒味冲着我的鼻子，刺痛了我的腑脏，我嚎着打自己的脸，骂自己该死，不小心打了酒瓶。没有“拜年”礼，我明年怎么过呢？大头目不把我赶出部落才怪呢……。果然，没出所料，第二年大头目故意找岔子打了我两回。这两回打的我血肉模糊，在家睡了一个多月，最后还是背了二百捆柴，才算抵了“账”。三十晚上，我就是这样过的。

党 救 了 我

“爹好、娘好，不如党好；爹亲、娘亲，不如毛主席亲”。正当我死死不了，活活不成的时候，党和毛主席把我救出了火坑。在解放的日子里，我高兴得夜里睡不着觉，心里暖烘烘的。见人就说：“我陈新民解放了，见了太阳了，由鬼变成人了”。

解放了，党给我救济了吃的、穿的、铺的、盖的，使我走向了新生活。为了报答党和毛主席的恩情，我拼命干活。在党的培养教育下，一九五六年入了党。成了光荣的共产党员。之后，我便跟着党指的道路，积极领导牧民成立互助

组、初级合作社，一九五八年我们巴音初级合作社又一跃加入了人民公社。群众信任我，选我当互助组组长、合作社社长；去年又被社员选成公社人民代表和生产队长。

现在，我家共有七口人，大儿子陈得文参加工作成了国家干部，二儿子陈生源当上了生产队里的保管员，三儿子、大丫头都是公社社员，在生产队里劳动。家里有帐篷两顶（新的一顶）被子五床，大锅四口，大茶壶两个，油漆箱子两个，皮袄、毡毯、褐衫也很有几件，至于日用的小零碎东西更不用说了。反正过去我家的东西，一个人还不够背，现在没有大大的几个驮牛是驮不完的。

同志，有党有我，党是我的救命恩人呀！我要把后半辈子都交给党，党叫我干啥，我就干啥。想想过去的苦，念着今日的甜，我永远不会忘本。我经常开家庭会，教育孩子们更不能忘本。

注释：

①班弟：寺院的下层喇嘛。

②大坂：大山的意思。

③搭拉水：用奶子打酥油，酥油取过后所剩的水，谓之搭拉水。

④晒丽茶：即熬过的茶渣，重新再熬叫晒丽茶。

⑤叫化子：讨饭吃的人。

⑥铺头：即指铺盖而言。

⑦毡衣：用羊毛汗成软毡，再缝成衣服。

- ④伞帐篷：解放前裕固族帐篷只有顶，四周用石块土坯垒起防风御寒，状如伞，故谓伞帐篷。
- ⑤莫拉：裕固族语，小孩子之意。

血 泪 债

——賈保才証家史

王 哲

“晒着太阳冻不了，跟着共产党错不了。”听听我是怎么活过来的，就明白这是我心底里的一句话。

解放前，我的家乡八角城是寺院封建主的一个农奴制庄园。七百多亩土地，全属寺院所有。我家就是这个寺院的佃户。我的父母一年累死苦活的种地，一家大小四口人还吃不饱肚子。阿妈年青青的就累成了病，阿妈病重了，还得天天挣扎着起来去干活。最难熬的是冬天。我和弟弟没穿的，就在家里面上一堆羊粪火烤着。可怜的阿妈，她身上一件脱了毛的烂皮袄，夏天还可以遮住身体，冬天穿出去风一吹，就象身上只罩了一层纸。一冻，她咳得气都喘不过来，病愈来愈重了，最后她躺倒怎么也爬不起来，过了六、七天就死了。

阿妈死时，我才九岁，弟弟六岁，当时我们虽然也喊着阿妈，哇哇地哭，但还一点不懂得世界上真正的苦。以后，阿爸一个人带着两个不懂事的小弟弟，顾了家务事，地就种不上；他去种地时，家里连水和烧的也没有，一头黄雌牛，

也沒人挤奶，生活更加困难了。有时，阿爸去给人家打短工、縫皮子，一天回不来，我就背上小背斗，到家门附近拾些牛粪，烧些水，给弟弟拌糝粑吃。不论怎样，我们总还有个阿爸，他象母鸡护小鸡一样，用翅膀遮着我们。

谁知“河水大，偏遇消雪；房漏，偏遇连阴雨。”八角城和作海两个部落，为爭夺草山打起仗来。寺院来人住下，就要揭锅盖錢；开口调解，要开口说话的錢；给两方面从中作证，要证人錢；事情说毕了，还要罰款。此外，还要来人的吃喝錢；马的草料錢……。给我们每户均摊了二十五元，穷人家吃了上顿沒下顿，那有一文錢，但不马上交清，就要挨打受罰。我阿爸就去向寺院的一个老和尚借了这笔錢，不料不到一年，这笔借款连本带利滚成了五十元。老和尚连连催债，还恫吓我阿爸说：

“你还錢不还？不还，我就要告到议仓（寺院內专管司法的），把你抓去押在監獄里。”

要是把阿爸抓到監獄里去，我们大小三口人，都沒命了。所以阿爸急得沒法，就到寺院的大昂（大活佛的办事处）去借了五十元，还给了老和尚。

旧债清了，新债更重的驮在了身上。我那时虽然才十岁，也已经知道，若果还不上债，阿爸就会被寺院抓去，关进監獄。心里害怕得很。一家大小三口人，真是“糝粑里不见酥油，锅子里不见荤油。”挨饥受冻地积攒还賬的錢。自己年纪小，给人家去做活人家不要，就把家里能做的事，都帮阿爸做了。让他騰出空，多去给人家縫皮子，或到草地上

去打哈拉，挣钱还账。这样，一年能积攒十五到二十元，还给寺院。年复一年的，整整还了五年了，全家人都心里想：账一天比一天少了，只要把寺院的账还清了，日子就能好过一些。

我十五岁了。有一天，村里来了个外路人，他卖病死的牛肉，比一般肉价格便宜一半。阿爸见肉价格便宜，就去买了一些回来，煮上吃了。不料他吃上这牛肉后，肚子就痛了起来。他痛得躺在炕上起不来，满头是汗。我们急得直哭，他还对我们说：

“我的娃！你们不要哭，我不会死。”

我拿上家里积攒起来，准备还债的两串多铜元，仓仓惶惶地跑到十几里路外的思柔部落，找了一个藏医。我把钱全给了他，哭着对他说：

“我阿爸肚子实在疼得很，你给些好药吧！”

他见钱少，连病情都没问，就包了一包黄土样的药面面给了我。我心里想：阿爸吃上药一定就会好的。可是他吃了药之后，还是一样痛。我晚上不敢睡，点着灯，就躺在他身旁。第二天，天麻麻亮，酥油灯里的油完了，灯蕊渐渐暗下去了，这时我的阿爸没有说出一句话来，就象灭了的灯一样噤了气。

家里没吃穿，弟弟跟姑母去过活，家里只剩下我孤零零的一个人了。一天，寺院大昂的管家，到八角城来收租要账了，他们把我叫去说：

“你阿爸欠寺院的账，现在你都要还清。”

我求他们：“等我长大了，一年年的还吧！”

但是向剥削阶级哀求，真如“拿雨织布，拿水当绸。”他们扭过头去，对我说的话，听也不愿听。只是要我立时还账，我被逼得没办法，就说：

“我家里还有四头牦牛，一点东西，你们看什么能顶账，就顶了吧！”

“好，我们明天来算账。”

第二天一大早，他们就到我家里来了，他们上了炕坐下，翻开账簿一算，竟说我家还欠三百九十三元。天呀！借了五十元，还了五年了，怎么反成了那么多？接着，他们就把四头牦牛，房子里的东西，一件件的记到他们的账上，最后连收上场的庄稼，也登上账了，他们记一笔，我的心往下沉一点。眼看家里的什么都被他们拿光了，又进冬天了，吃没吃的，穿没穿的，寻口讨饭也没处讨去。这不比死了还难过吗？庄里的两个穷老人，想着我阿爸死了，我还小，就跟着他们到我家看。皮口袋里有十几斤粗糶粑，他们没登到账上，两个老人就求他们把这些糶粑留给我。他们也不愿意要这种他们不吃的粗糶粑，就答应了。可是他们要拿走装糶粑的皮口袋。房子里的东西，都被他们拿得光光的，锅也拔了。我没有东西装这些糶粑，就把身上穿的破衬衣脱下来，包了这些糶粑。我原以为他们拿光家中所有东西，就到尽头了，谁知道：“饿狼的眼睛见不得羊羔活下去；狐狸的脑袋时刻对鸡打着坏主意。”他们拿尽了一切，却只算了二百元。还要我还其余的一百九十三元。那个会计如狼似虎地说：

“你找人借也成，寺院的账非马上还清不行。”